

热历史

王维：少小离家闯荡长安

□杨建平

唐开元三年，十七岁的王维离开家乡河东的蒲州（现在的山西永济）闯荡长安，成为“京漂一族”。王维凭借诗歌、绘画、音乐等才艺赢得京城知识界和王公贵族的热捧，一时风头无两，誉满京华。

开元七年，二十一岁的王维参加京兆府试，举解头；开元九年，二十三岁的王维一举考中进士，还拿了状元。朝廷量才适用，任命王维为太乐丞，也就是皇家乐队队长。

作为状元郎，被安排到这个职位，虽不算位高权重，但却是非常适合王维的角色，刚好能发挥他的艺术特长，用现代语汇说，就是“人岗高度匹配”。况且，这是个专门侍候皇上的职位，算是近臣；天天歌舞升平、花团锦簇的工作，也很高雅体面。

少年得意，风光无限，一切顺风顺水。

皇家乐队，人才荟萃。年轻的太乐丞新官上任，哪知道山高水深？本想大展拳脚，“烧上三把火”。不料，一个“伶人舞黄狮子”事件，惹恼了圣上唐玄宗，使王维跌了大跟头：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。

二月中举，三月上任，七月被贬。春花秋落，这太乐丞的椅子，屁股还没坐热乎，满脑子的理想还没来得及实现，就折了！

这个“伶人舞黄狮子”事件，史书语焉不详。只有《集异记》里记载：“及为太乐丞，为伶人舞黄狮子，坐出官。黄狮子者，非一人不舞也。”

北京大学教授陈贻焯在其所著《唐诗论丛》里指出：唐有“五方狮子舞”，为天子享宴之乐，“五方狮”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色狮子，伶人所舞黄狮子，只是其中之一，王维或以为不逾制，不料竟以此获罪。

《王维传》的作者毕宝魁写的是：岐王设宴，酒醉后点名要看“黄狮子舞”，王维虽觉不妥，但在座有他的顶头上司太乐令刘贶点头，他也不敢出头阻拦，结果受连累。

黄狮子舞是专门为皇帝定制的，任何人不得随便演出和观看。这个规矩我想王维应该是知道的，因为此前他已经在长安王公贵族之间游走多时，尤其是岐王、宁王、薛王、玉真公主与他交情很好，这些皇家礼仪他不会不知道。

王维是个头脑清醒、做事理性、性



王维
(资料图)

格偏于淡定的人，不会激动起来就头脑发热，他考中状元也没有留下“一日看遍长安花”之类得意忘形的诗句，尤其是他此前还敢在宁王面前写《息夫人》，劝谏放走那个卖饼的美夫人，那么岐王要看“黄狮子舞”，这样的僭越行为，他身为太乐丞，职责所在，不会不劝阻。

我看这个事情，不是被人算计，就是被手下“高级黑”了。

事情可能是这样的：新官到任，例行公事，要听取各个部门汇报，掌握情况。年轻的太乐丞刚到任，总有不服气的老江湖心里犯酸，就给他摆台阶、出难题甚至设套。几个老油子先以“要向新官汇报演出为名”“操练起来”，然后背地里再让人举报“有人擅自舞黄狮子”“事关僭越”。

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的：新科状元到乐队当队长，演艺人员都想露一手绝活给新领导当“见面礼”，博得好感。舞黄狮子的伶人，自认为这是自家绝活，只是内部汇报演出，不算违规。于是就暗地里操练起来，准备给新领导展示一下。不料，被人举报，王维躺着中枪。总之，皇帝大怒，严加追究，王维中招，自认倒霉。

有一些研究者分析，说这个“伶人舞黄狮子”事件，可大可小，王维是状元，又有宁王、岐王、薛王、玉真公主这些人当后台，只要解释清楚，或者求他们出面讲情，不至于处理得这么重。

其实，这是不了解此事的蹊跷和唐玄宗的心思。唐玄宗是靠政变成功把自己老爸推上皇位，又迫使老爸退位让贤于自己。自己走过的路，生怕

别人效仿。再加上与王维交好的宁王本就是太子，是迫于无奈让位给自己的，哪能不防？

所以，这个“伶人舞黄狮子”事件，就戳痛了唐玄宗的心思，也引发了唐玄宗对几个王公的猜忌。岐王、宁王、薛王，已经背上暗中支持、居心叵测的黑锅，哪还敢再为王维说情？

如果王维毫无背景，就是一介草民，也许唐玄宗还会体谅“年轻人没经验”，从轻责罚，但正因为他与这些王公贵族过从甚密，才更应“敲山震虎”。

史书的语焉不详，正是因为这些曲折隐晦没法说。

王维懵了一阵后，也想明白了。写了一首诗，卷铺盖走人：

微官易得罪，
谪去济川阴。
执政方持法，
明君无此心。
间阎河润上，
井邑海云深。
纵有归来日，
多愁年鬓侵。

这首诗的题目，《全唐诗》《河岳英灵集》用的是《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》，今人选本多用《被出济州》为题。诗里写道：我这样的小官吏，莫名其妙就获罪了，被贬到济水南侧的济州。执法者是按规矩办事，皇帝也没有责罚自己的意思。济州这个地方，城墙临近黄河，街巷又靠近海边。纵然有一天我归来长安，恐怕年纪也大了，鬓角也似霜染一样。

（《光明日报》）

史海钩沉

沈括与梦溪园

□李学朴

留存至今的江南园林中，有不少园主人是当时的文坛名士，有的是由著名诗人、画家帮助布局设计，园林本身就带有着较重的文化色彩。如梦溪园，纪念的是北宋著名学者沈括。

沈括是一位文人，还做过官，学问极为渊博，“于天文、方志、律历、音乐、医药、卜算无所不通，皆有所论著”。随着历史变迁，这些著述大多亡佚，唯晚年于园中所写《梦溪笔谈》传世，尤为人们所推崇。花园临街的汉白玉门额上镌刻的“梦溪园”三字，是当代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手笔。迈槛入园，中堂挂有沈括穿官服的正面画像。两副对联是书法家萧娴所撰并写的“一代司天监，千秋说梦溪”。步入后院，山石玲珑、新篁挺秀、林木拥翠。拾级而上，便是沈括纪念大厅。厅前一条小溪，是按当年《园记》所述：“水出峡中，湮杳缭绕地之一偏者”的格局设置的，此即著名的梦溪。

说到“梦溪”两字，沈括在《梦溪自记》中还有一段情深意长的叙述。原来他30岁左右时曾经几次做梦，梦到到一地游历，有一座小山，山上开满鲜花，如同覆盖着一片云锦，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。山下有条清澈见底的小溪，使他十分开心。十几年后，沈括滴守宣城，有位道人向他谈起京口（即镇江）山水秀丽，正好邑人有所旧园要出售，沈括听后有些心动，便给道人30万钱买下了这座花园。后来，沈括因罪被贬，到处游历，经过镇江时，到所购园中一看，恍然乃梦中所游之地，十分惊讶，叹道：“吾缘在是矣。”于是举家迁镇江，题名“梦溪”。梦溪园景色虽简，意味却很深浓。这座古园在文化史上，也具有一定的地位。（《齐鲁晚报》）

文史拾零

布谷声中雨满犁

□马晓炜

清明过后，春天的压轴节气谷雨，便在花丛柳丝间，浅笑盈盈，盛装而至。

谷雨与雨水、小雪、大雪等节气一样，都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，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映。《通纬·孝经援神契》里说：“清明后十五日，斗指辰，为谷雨，三月中，言雨生百谷清静明洁也。”《群芳谱》也有记载：“谷雨，谷得雨而生也。”古人所谓的“雨生百谷”即为此意。

谷雨有三候：“一候萍始生；二候鸣鸠拂其羽；三候戴胜降于桑。”浮萍开始出现，布谷鸟羽毛逐渐丰满，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，这些物候都提醒着人们气候的变化，以及农桑时令的到来。

与充满诗意，很有文艺范的杏花雨、梨花雨相比，谷雨的雨质朴、温馨、饱满、亲和，带着季节的清香，不徐不疾，淅淅沥沥，润泽心田，给人以美好希望。“谷雨前后一场雨，胜过秀才中了举。”此时降水明显增加，田中秧苗初插、作物新种，最需要雨水的滋润。而在古时候，水利设施极为落后，庄稼靠天收，农人靠天吃饭，充沛而及时的雨水更显得弥足珍贵。就是时代发展到机械化耕种灌溉的今天，适宜的雨水仍是种田人的心头好，庄稼的营养液，正所谓“春雨贵如油”。

“谷雨时节种谷天，南坡北洼忙种棉。”从古至今，谷雨依然是一幅勤劳稼穡的农耕图。到了谷雨，庄稼人或修犁翻地，或晒种浸芽，在酣睡了一冬的土地上播撒下一粒粒希望的种子。（《法治日报》）

生活史

古人远游不走寻常路

□张汀

春游走得更远一些，就是远游，这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古代，不是一件寻常事。但总有那么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古人，走出了另一番天地。

和贵族们浩浩荡荡的春游队伍相比，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的“春游”，则显得朴实许多。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信息，他到过许多地方考察，足迹遍布长城以南、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，又通过行万里路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地理资料。在《水经注》一书中，大部分地理资料都源于酈道元亲身考察所得，还有不少汉、魏时期的碑刻（这些

资料大多都已失传），为研究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佐证。

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，先后到武当山、庐山、茅山、牛首山及湖广、南直隶、河南、北直隶等地，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，并拜渔人、樵夫、农民、车夫、药工、捕蛇者为师，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，“考古证今、穷究物理”，记录上千万字札记，弄清许多疑难问题，历经27个寒暑，三易其稿，于明万历十八年完成了192万字的《本草纲目》。

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，足迹遍及今21个省（市、区），“达人所未达，探人所之未知”，所到之处，探幽寻秘，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、

系统描述自然的新方向。这些造福于后世的先人学者，一跬一步完成千里之行，一笔一画写下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字，实乃“身体和心灵均在路上”的最佳典范。

刘魁立也在《中国节典》记载，“唐宋时期，清明踏青的活动非常丰富，荡秋千、拔河、扑蝶、采百草、放风筝、插柳、植树等不一而足”。而来自壮族、黎族、畲族、布依族的射箭、对歌、宴请、跳竹竿、赶舞场等“三月三”（上巳节）节俗内容，也已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民俗类名录，反映了我国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的、人们对于春光的喜爱与珍惜。

（《北京青年报》）